

重走长征渡桥 感悟复兴伟力

金 言

“金沙水拍云崖暖，大渡桥横铁索寒”“战士双脚走天下，四渡赤水出奇兵”……耳熟能详的长征诗篇里，渡桥的意象比比皆是。万里长征，千山为障、万水为阻。漫漫征途上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，跨越近百条江河。一座座江河之桥，连接历史与现实，成为这场人类历史上伟大壮举的生动脚注。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从于都河畔架起的5座大桥、乌江渡口的天险飞跃，到泸定铁索的华丽蜕变、渭河水上的长虹卧波……循着红军足迹重走长征路，回望沿途一座座长征渡桥，新旧对照、今昔对话中，长征精神熠熠生辉、历久弥坚。重走长征路，“桥”见了什么？从桥的形态之变，看见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。江西于都，木板浮桥与钢铁大桥对望，化作一道城市风景线；四川泸定，泸定桥下游700米处，城南大桥车流如梭；甘肃武山，强渡渭河纪念碑旁，渭河大桥巍然矗立……九十载风雨

于都河上5座桥——

桥名连成“长征史”

本报记者 杨颜菲

江西赣州于都县，驻足东门渡口边，由几艘小木船和门板搭起的浮桥清晰可见。“以前于都河水流湍急，河上没有一座桥。”于都县红色资源保护发展中心主任钟敏忆道，1934年，8.6万名红军将士深夜渡河出征，于都百姓连夜拆下家中门板、木料搭建了5座浮桥，送红军将士们远征。时光流转，指着平静的河面，钟敏语气里透着兴奋：“你看，现在河上有5座大桥了！”当年红军渡河长征时的浮桥，“摇身一变”成了眼前的5座现代化大桥。它们以“红军”“长征”“集结”“渡江”“胜利”命名，次第矗立、横跨两岸，桥名连成一部“长征史”，见证着这片红色土地从“集结渡江”走向“胜利”的巨变。长征大桥，静卧原西门塔脚下渡口附近，是改革开放以来于都河上第一座大桥。大桥通车前，往返县城南北仅有两艘柴油机船，一艘船最多载20个人，天黑就会停渡。

图①：于都河上，五桥飞架。 祝 福摄
图②：大渡河上，泸定桥游客拍照打卡。 本报记者 游 仪摄
图③：乌江特大桥与江界河大桥双拱辉映。 郝李军摄
图④：甘肃武山县鸳鸯镇渭河大桥。 本报记者 宋朝军摄



乌江特大桥——

“强渡”如今变“桥渡”

本报记者 刘文欣 韩 鑫

“纵横天下路，难过乌江渡。”乌江，这条长江上游南岸最大支流，自古便以流急、滩多、谷狭被冠以“天险”之名。金秋十月，站在乌江瓮安段江界河渡口，历史和现实在此交汇——抬眼望，乌江特大桥主拱圈如弦月悬于江面之上；不远处，红军抢渡乌江江界河战斗遗址安然耸立。1935年1月1日，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发起突破乌江战斗，扎竹筏、搭浮桥，在枪林弹雨中突破波涛汹涌的乌江。7日，中央红军占领遵义，迎来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。山河无声，岁月有痕。红军渡江90多年后，同一条乌江，同一片水域，迎来一批新的“渡江人”。2025年3月，中交路建瓮马铁路八标项目团队在乌江上架起一条钢铁巨龙——乌江特大桥。大桥全长520.92米，主跨337米，桥面距江面约200米，是国内单线铁路最大跨度的混凝土拱桥。“天险”架桥，谈何容易。“91年前，红军闯的是生死关；今天，我们过的是生态关、技术关。”中交路建瓮马铁路八标项目团队负责人雷朝阳感慨。大桥地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、乌江二级饮用水源保护区，环保要求极高；桥址所在的悬崖岸坡最陡达85度、相对高差400米、水深百米，几乎“无路可进”……面对严苛的施工条件，项目团队创新采用“隧式便道”方案，修建245米隧道替代传统大规模山体开挖，最大限度减小对峡谷原生地貌的扰动；针对两岸悬崖峭壁、危岩环境，“马帮”运输材料、“蜘蛛人”岸坡织网防护等方式登场，成为桥梁施工的有力保障。一路闯关夺隘，今年5月底，乌江特大桥钢梁安装成功；隧道里“吐”出一节约50米长的钢梁，被缆索吊至距水面约200米的高空，在峡谷上空精准就位。“干了几十年工程，看到那场景都无比震撼！”雷朝阳兴奋道。

兼程，从集结处到会师点，从昔日突破炮火封锁、摆脱围追堵截，到如今攻克技术难关、让天堑变通途，桥的形态在变，不畏艰难、跨越险阻的斗志始终未变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、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，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。”稳经济、促发展，战贫困、建小康，控疫情、抗大灾，应变局、化危机……踏平坎坷成大道，斗罢艰险又出发，正是发扬“不怕任何艰难险阻，不惜付出一切牺牲”的长征精神，新时代中国“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”，在一次次突破跨越中不断书写新的发展奇迹。从桥的两岸之变，看见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。90余年倏忽而过，万里长征路上，渡桥静立，江河依旧；而人间，早已改换新天：大渡河谷，飞虹道道，清洁能源就地生金，数字经济拔节生长；乌江天险，公铁并行，丰富矿藏走出深山，

建一座大桥，成了于都人民的夙愿。为实现这个目标，县里及社会各界人士自发捐资830万元。1997年，长征大桥竣工通车那天，整个县城锣鼓喧天。今年55岁的鼓手刘家盛至今还清楚记得，他坐在彩车上击鼓指挥，百人喇叭队一起奏响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。大桥通车后，摆渡退出历史。如今，桥上车流不息，南岸贡江新区高楼林立，一派新城气象。夜幕降临，于都河畔灯火渐明。红军大桥南岸，绵延两公里的夜市热闹起来，人流络绎不绝。这座直通植林工业园区的大桥通车前，受制于交通不便，企业招工一度艰难。2003年大桥通车后，厂房连片崛起，纺织服装产业蓄势腾飞。如今，于都县纺织服装企业已达3850余家，产值突破千亿元。集结大桥，位于长征大桥与渡江大桥之间，2023年建成通车，助力贡江新区拔节生长。丁林华用拆迁补偿款在新区买了商品房，从“村民”变“市民”：“出门走几步就是学校，拐个弯就是医院，商业中心也不远。”2024年，胜利大桥建成通车，将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、长征学院等红色地标相连。长征大剧院里，场灯熄灭，序幕缓缓拉开，《长征第一渡》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伟大长征路。自2023年首演以来，作品已上演超700场，吸引全国40多万名观众。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，于都河畔，集结大桥下，众人集结齐声高唱《我的祖国》，经典旋律久久回荡。“当年爷爷拆下门板给红军搭浮桥，如今搭浮桥的地方建起了大桥。”75岁的红军后代刘志明在北京看到朋友圈的视频，眼眶泛红，“爷爷在浮桥边许下的心愿‘要是能出修桥铺路的子弟就好了’也实现了，儿子现在成了一名桥梁设计工程师！”当年红军那句“胜利了就回来修桥”的承诺，化作碧波长虹，擎起两岸群众美满生活。



乌江特大桥——

“强渡”如今变“桥渡”

本报记者 刘文欣 韩 鑫

同一道天堑，同样的“向险而行”，两代人跨越90余年的接力里，迎难而上、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始终如一。“在地形险峻、环保要求严苛的条件下，以钢铁长虹联通乌江两岸。”在雷朝阳看来，今天的建设者们接过红军的“接力棒”，何尝不是一种新时代的“飞渡”。从竹筏木船到钢铁长虹，两种跨越方式，“为人民谋幸福”的初心使命一以贯之。长久以来，瓮安、福泉等地磷、铝、煤等资源丰富，却因山高谷深、缺乏输出通道，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掣肘。作为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项目控制性工程，乌江特大桥建成后，西南、西北与华南地区货物交流的新通道由此打通，加速沿线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。乌江奔涌，山河巨变。传承长征精神，“难过乌江渡”这句老话，正被新时代的奋斗者们悄然改写。

图③：乌江特大桥与江界河大桥双拱辉映。 郝李军摄
图④：甘肃武山县鸳鸯镇渭河大桥。 本报记者 宋朝军摄

山区乡亲鼓起腰包；一桥沟通渭河两岸，盘活红色文旅资源，带动群众增收致富……从烽火长征路到乡村全面振兴路，跨越时空的两次伟大进军，“为人民谋幸福”的初心使命贯彻始终。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、守江山，守的是人民的心。”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、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、让亿万孩子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……一切为了人民、紧紧依靠人民，传承“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”的长征精神，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铺展出新时代中国的民生答卷。路桥之变，折射时代之变、发展之变，更是长征精神代代传承、生生不息的生动缩影。重走长征路上的新旧之桥，我们更能感悟百年大党的复兴伟力：有形的江河之桥，沟通天堑、弥合鸿沟；无形的精神之桥，赓续血脉、凝聚力量。有形之桥与无形之桥交叠，走出了今天中国的进步和发展。回望来路，是为了更好地出发。“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，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。”新的长征路上，还有许多“天险”需要跨越，还有许多“娄山关”“腊子口”需要征服，传承好伟大长征精神，牢记初心使命，坚定理想信念，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，曾经引领我们成功的，必将引领我们继续成功！

从泸定桥到城南大桥——

大渡河上七桥通

本报记者 游 仪

深秋时节，四川泸定。大渡河自雪山奔涌而下，劈开峡谷，浪头撞上峭壁，涛声昼夜不歇。站在泸定桥头，抬眼望，铁索横空；低头看，白浪翻滚。24岁的毛佳羽，是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讲解员，正带着一队游客上桥。行至中央，桥身随脚步轻晃，脚下江水咆哮。她的声音沉了下来：“1935年5月29日，红军就是从我们上桥的西桥头往东打。桥板被敌人拆光了，只剩下13根铁索。22名勇士攀着光溜溜的铁链匍匐前进，对岸机枪扫射，守敌又在东桥头点起大火，把铁索烧得滚烫。”“当时战况紧急，没能留下完整的人员名单。”毛佳羽说，纪念碑前立着22根石柱，柱上只刻了5个名字，“很多勇士的名字，至今没能确认。”从纪念馆到泸定桥，讲解一趟要一个多小时。毛佳羽每天上下桥，这段路已走了无数回。“以前，大渡河上只有泸定桥能过天险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上下班走城南大桥，方便得很。”沿大渡河顺流而下约700米，城南大桥车流不息。1991年，第一代城南大桥通车，泸定桥退出社会通行功能，红色地标得以存续。从泸定桥到城南大桥，再到雅康高速兴康特大桥，桥在“长高”，路在变快。甘孜藏族自治州公路建设服务泸定分中心办公室主任杨开娣



甘肃武山鸳鸯镇渭河大桥——

“长征桥”畔文旅热

本报记者 宋朝军

冲难关、越艰险，一桥沟通渭河两岸，奋勇前进的崭新画卷徐徐铺展——一座桥，兴旺两岸生产生活业态。近年来，当地形成了固定的乡村集市，农历逢二、逢五、逢八开集，十里八乡的群众齐聚此处。果蔬肉蛋、乡土农产、日用百货琳琅满目，逐步发展成辐射周边的大型蔬菜农贸基地。一座桥，释放区域发展更大活力。鸳鸯镇渭河大桥周边区域内，310国道、连霍高速、陇海铁路等交通干线在此交会或邻近通过。“以前北岸种的菜、收的药材，运过河费老劲，雨天干脆运不出去。现在大车直接过桥，客商上门收货，直接运往全国各地，特产卖上了好价钱。”鸳鸯镇党委副书记鲜生华感受真切。依托大桥的便利，花椒、中药材、设施蔬菜不再受渭河阻隔，一车车农货顺畅外运。如今，全镇蔬菜种植规模达到7300亩，中药材栽种5500亩。昔日只能在本地零星售卖的乡土物产，顺着路网，快步走出壩坝沟壑，销往各地。守好红色根脉、盘活红色资源、做精红色文旅。如今，鸳鸯镇渭河大桥南端，红一方面军长征强渡渭河纪念碑巍峨矗立；桥北，费家山红色旅游景区里，红色文化广场、长征诗词长廊等景点星罗棋布。依托渭河沿岸资源，2024年起，当地着手打造红色文旅片区，原本散落两岸的红色遗迹，借由大桥，串成一条完整的红色游览线路，近年来，全镇每年接待红色研学8000多次，直接带动群众增收超75万元。“红军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，凝聚成新征程上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奋进力量。”鲜生华说。

本版责编：韩 鑫
版式设计：张丹峰



从泸定桥到城南大桥——

大渡河上七桥通

本报记者 游 仪

记得，刚来泸定时，回老家理县一趟得从成都绕，开车要10多个小时。“现在高速4个半小时就能到家。”来泸定十来年，杨开娣眼看着大渡河上的桥一座座多了起来。1935年，泸定桥是大渡河上唯一的桥；如今，仅在泸定城区，横跨大渡河的桥梁便多达7座。交通之变带来发展之变：花椒、蜜桃、红樱桃等特色农产品走出深山；大量游客沿着红军长征足迹前来，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。从铁索到钢桁梁、从人行到车往，桥在变、路在变，但守护始终如一。江风把毛佳羽的声音拉得老远。风声里，她还在讲那22名勇士的故事，哪怕大多数名字已湮没在历史中。多年来，杨开娣和同事们日复一日在甘孜高原上守着路桥，一如她所说：“修桥护路，是我们这代人要走的新时代长征路。”离开时，暮色漫上峡谷。泸定桥的铁索在风中微微颤动，兴康特大桥的赤红桥塔亮起灯光，再远处，又一座铁路桥正加紧施工。多座桥，跨越时代，横在同一段大渡河上。当年红军用血肉之躯在铁索上杀出一条生路，今天人们用钢筋混凝土在峡谷间架起通途。铁索会生锈，但“夺桥”的勇气一直都在。“长征没有终点，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泸定桥要闯。”毛佳羽语气坚定。



甘肃武山鸳鸯镇渭河大桥——

“长征桥”畔文旅热

本报记者 宋朝军

冲难关、越艰险，一桥沟通渭河两岸，奋勇前进的崭新画卷徐徐铺展——一座桥，兴旺两岸生产生活业态。近年来，当地形成了固定的乡村集市，农历逢二、逢五、逢八开集，十里八乡的群众齐聚此处。果蔬肉蛋、乡土农产、日用百货琳琅满目，逐步发展成辐射周边的大型蔬菜农贸基地。一座桥，释放区域发展更大活力。鸳鸯镇渭河大桥周边区域内，310国道、连霍高速、陇海铁路等交通干线在此交会或邻近通过。“以前北岸种的菜、收的药材，运过河费老劲，雨天干脆运不出去。现在大车直接过桥，客商上门收货，直接运往全国各地，特产卖上了好价钱。”鸳鸯镇党委副书记鲜生华感受真切。依托大桥的便利，花椒、中药材、设施蔬菜不再受渭河阻隔，一车车农货顺畅外运。如今，全镇蔬菜种植规模达到7300亩，中药材栽种5500亩。昔日只能在本地零星售卖的乡土物产，顺着路网，快步走出壩坝沟壑，销往各地。守好红色根脉、盘活红色资源、做精红色文旅。如今，鸳鸯镇渭河大桥南端，红一方面军长征强渡渭河纪念碑巍峨矗立；桥北，费家山红色旅游景区里，红色文化广场、长征诗词长廊等景点星罗棋布。依托渭河沿岸资源，2024年起，当地着手打造红色文旅片区，原本散落两岸的红色遗迹，借由大桥，串成一条完整的红色游览线路，近年来，全镇每年接待红色研学8000多次，直接带动群众增收超75万元。“红军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，凝聚成新征程上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奋进力量。”鲜生华说。